

天人合一與感通的上帝 本體的明覺仁愛與神人的相融互攝

梁燕城

天人合一本體的性質

天人合一哲學，是中國對宇宙人生整體的參悟，這是綜合性的全體視野，其思想的規模，主要來自易學的天、地、人思維框架，視宇宙萬物和人是一個整體世界相關的世界，由「太極」所生，太極生乾坤，交互作用始生成無數事件，每事件中有人與事物的互動，而多元事件之間互為交往變化，形成宇宙萬事萬物。人在眾事件中的實踐行動，須「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¹，通過知識和價值判斷，人的行動可帶來平衡與和諧，使萬事萬物，在宇宙創造變化中，得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²，即一切都在正確處境，保證整體合乎終極的和諧。且人在陰陽之道中，「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³發展及成就本性的善。聖人也用卦的符號去解釋事件，故說「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⁴易學的卦辭系統，嘗試用二進位數學推論事件發展的理則，這卦象對事物能作正確的解釋，是因為卦象也是由「太極」所生，故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⁵兩儀指陰陽，陰陽不但化生萬物，也化生詮釋萬物的卦象。太極作為本體，衍生萬物及對萬物認知及詮釋的系統。

聖人以卦象認知詮釋萬物，卦象是簡易的數學，所論「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⁶由這詮釋系統，人可得天下之理，則人地位於天地之中，明白天地人間一切變化之道，就能效法天地，盡人之性而自強不息。然而聖人「順性命之理」即可通天地之道，也立人之道在仁義。仁義為人道，即人本性的善，和天地合為「性命之理」，貫通為一體。人也可從「天下之理」，認知和掌握事件吉凶之可能變化，作出正確的實踐。

易學思想有一整全的規模，天、地、人常在互動流化，萬事萬物在太極中成為一體，此中宇宙、知識、價值、實踐亦合而為一。孔子展開仁義思想，集中在人的共同美善價值，孟子以心、性、天來說明仁義在宇宙與人性中的根源，中庸將宇宙本根與人心性之原初狀態（未發之中）結合，提出「天命之謂性」，使天與人性合一，建立儒學的天人一體哲學。到宋代用心性和理氣詮釋天人一

1 《周易·乾卦·文言傳》。

2 《周易·乾卦·文言傳》。

3 《周易·乾卦·象傳》。

4 《周易·繫辭上》。

5 《周易·繫辭上》。

6 《周易·繫辭上》。

體，朱熹通過格物致知，使人心性可擴大到感通一切之理，到明代致良知於天地萬物，使心性的美善擴大到感通事物世界，而通過天理的概念，使心性的價值判斷擴及到萬事萬物。天人合一的思想，將宇宙、知識、價值、實踐融合為同一本體之中，成為一個圓滿的宇宙人生觀，可稱之為一個圓教系統。

成中英論中國的本體思想

易學的本體思想，以太極不單生萬物，也生卦象的詮釋系統，本體有詮釋萬物及詮釋自己的特性。當代成中英老師極具洞見地掌握這本體的自我詮釋的特性，發展出本體詮釋論。他綜合現代新儒學及西方哲學詮釋學，對本體理念作出新的理解，他將「本」與「體」區分，用中國哲學的特色來說明「本體」，指出人認識世界時，與外界互動，「自然會追溯到『本』。『本』，從我們一般的定義來看，是一個發展的起點，又是一個導向不斷發展與提升存在層次的活動過程，它必然表現為豐富的繁，形成肢體，但也可能會從繁再回到本能的簡，而呈現為精神。所以它可能是一種自然理性，好像是一個統一的、一體的根源，萬物只能在這個根源性上來找尋，在這個『本』到『體』的過程上來探尋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有幾個面向：一個是尋找萬物之本，一種時間上的發生意義；一個是找尋萬物之間，一種有機性的整體錯綜的感應關係或因果關係；一個是找尋它們在未來發展中可以如何組合或者是結合，來產生一個新的世界，或者產生新的事物的創發關係。」⁷「本」是「起點」、「精神」、「自然理性」、「一體根源」，「體」是在發展中形成「肢體」。「本」是精神根源，體是發展成繁複具體的世界，本和體合成的「本體」，是宇宙人生的全體，其中有可「不斷發展與提升」的「存在層次」。

「本不只是一種根源，還是一種基本，它有一種內在的義理。.....但本的體現還是在體，從體裡才能回到本，體是整體的意識，整體的世界。沒有本就沒有體，透過體才能領悟本。從這意義講，本體是我們形成的對世界認識的一個整體系統。在這整個系統中，任何一個事物，它的存在，都有一個意識和它相應，.....由我與世界的相互關係形成的整體，它的存在是指向那個根源的，這樣也就形成了具有一種整體性的本體意識。.....它又會是我們認定的一種最基礎的認識架構。在此架構中，本體事實上就是人之意識的存在基礎，當然也是這個存在的一個意識的表象。.....要知道既不能把本體固定在心上，也不能把本體固定在物上，或任何一點上，它是全體，一動態的全體。它是一個不斷擴大的生命意識，是一個宇宙存在的、我們可以加以說明的發展性的認識。.....真正的本體是開放的概念，它可以是天道，也可以是性命，也可以是天道性命。」⁸

⁷成中英、楊慶中，《從中西會通到本體詮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192。

⁸ 同上，193-194。

成中英說：「我講本體存在，可以表達為一個過程，比如從宇宙創化，從生命創化，從人的創化，語言的創化，然後到一個哲學體系的創化，其中包括了知識，也包括了宇宙意識、生命意識、人性意識，也包括了人的心靈活動，以及人的價值理念。」⁹他的本體，就是宇宙與意識的全體創化的過程，這是 21 世紀的天人合一哲學。

成中英提出一個甚具洞見的觀點，說：「我說這個本體，基本上是一個反思的概念。人開始存在，面對這個世界，認識這個世界的處境，以與世界建立一種交往關係，來充實自己的存在，然後再去盡力改造這個世界，充實這個世界。」¹⁰本體與人結合，人的反思和對世界的詮釋就是本體的反思和詮釋，**本體作為宇宙人生的整體，其基本精神力量，是「反思」**，由之發展就是「詮釋」。「主觀地表達客觀就是一種詮釋，而客觀地表達主觀就是一種實現。」¹¹本體不但是衍生人與萬物，也衍生人對萬物的詮釋。由此他提出其原創性的哲學：本體詮釋學。

成中英說：「詮釋是就已有的文化與語言的意義系統作出具有新義新境的說明與理解。……詮釋自身即可被看為宇宙不息創造的實現。……詮釋可以是對本體之道的詮釋，也可以是自本體的理解中進行詮釋。無論『對本體』或『自本體』的詮釋都可說是『在本體』之中。對本體與自本體基於在本體形成了一個『本體詮釋圓環』。詮釋是語言的道的活動，因而『本體詮釋學』也可以看成是『道的語言學』或『道的道說學』。」¹²

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哲學，是 21 世紀新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宇宙本體與人的認知詮釋活動合一。人的存在及其反思，是宇宙本體的展示，本體衍生出人的認知詮釋活動，也衍生出被認知的萬事萬物。顯示本體本身是具有認知詮釋性的宇宙終極真理。如此可進一步思考，**本體不但是萬事萬物的本根，其本身也是心性的本根，能生認知詮釋活動，理解自身一切的運作，故成中英說本體「基本上是一個反思的概念」**，這反思的本體，含有極深刻的中華神學意味。

成中英老師對中國哲學的重大發展，是在中國天人合一思想中，從儒家心性本體中發展出認知詮釋的維度。繼承了朱熹格物致知及王陽明致良知之說，從心性本體正面開出知識系統，以中國哲學為科學科技思想立根，從中國文化建立科學科技知識論。本體詮釋學基本上完成了近現代中國哲學體系的重建。成中英承接自先秦、宋明、20 世紀新儒學的天人合一論，在 21 世紀完成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建立為新時代中國哲學的方向。

⁹ 同上，249。

¹⁰ 同上，249。

¹¹ 同上。

¹² 成中英，〈從真理與方法到本體與詮釋〉，成中英主編，《本體與詮釋》，（北京：三聯，2000）6-7。

這也完成牟宗三老師所尋求而未建成的中國知識系統，牟老師曾努力使儒家思想與康德知識論結合，依康德的知識論而講「認識心」，再由道德主體建立進達形而上本體之路，批判康德的上帝只是一預設，而不是一「呈現」，因而謂中國哲學由於肯定人是「有限而可無限」，可以通過修養實踐，而得「智的直覺」而使無限心「呈現」，然後再由無限心的坎陷，形成主客對立，產生知識。遂使中國哲學與康德的理性架構接合，而構作出現代的中國圓教系¹³。牟宗三這思想的不足，是以良知的坎陷產生主客對立性，來解釋知識的起源，事實上沒有任何科學研究會認為其理論是基於良知的坎陷，牟的良知坎陷論與科學不相應。

且康德知識論建基於 19 世紀的科學，未能融合 20-21 世紀的相對論、量子力學、新宇宙論及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科技等發展，這些新方向須以哲學詮釋學來理解。成中英以中國新天人合一哲學，以本體詮釋學的開放思維，融合了哲學詮釋學，才真正可由心性本體的反思性，展開認知詮釋活動，去理解同是宇宙本體所衍生的宇宙，完成了中國文化為 21 世紀後現代的科學科技立根的使命。這方面涉及對量子態的流化和信息宇宙的研究，可以用本體詮釋學來解釋，是另一中國哲學及中華神學的課題。

本體的認知詮釋與仁愛正義

成中英提出中國的本體思想，指出作為宇宙人生整體，本體具有反思性，「反思性的本體」是以心性為本根精神，不但可描述人認知和詮釋的活動，且可從反思本體說明孟子的人性善端，他指出普遍的人性，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見他人的苦難，產生「惻隱之心」，為仁之端，此外有「羞惡之心」是義之端；「辭讓之心」是禮之端；「是非之心」是智之端。四端由人心性而來，均是反思本體的活動。宇宙本體的反思特質，既呈現為認知詮釋，也呈現仁愛、正義、恭敬、明辨對錯的美善性。這反思的本體，本根上含知性與善性，呈現在具體世界，則展現認知詮釋活動，也展現仁愛、正義、恭敬及明辨對錯等美善流露。知性與善性結合，就是良知的虛靈明覺，是王陽明所謂充天塞地的靈明。

成中英所論的本體，是宇宙人生的整體，是一個「宇宙創化」，指生生不息的流化，這本體具反思性，呈現認知詮釋活動與仁愛正義的善性，其本根是什麼呢？成中英提到「更深一層的存在意識」，就是「根源意識」，他說：「這個根源意識就是本的概念，……從邏輯上講，可能先有本，因為這是一個時間意識。所以從空間上來講的話，是體立而本顯，從時間上來講的話，是本立而體生。」

¹³這些觀點可參考牟宗三：《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台北：商務，1971）；及《現象與物自身》（台北：學生，1975）。

¹⁴這是指宇宙人生有一最高的本來根源，這本根彰顯而為天、地、人整體。而由天、地、人之「體」去了解其根源之「本」，成中英指出本體「基本上是一個反思的概念」，若本體具心性的反思性，則其「本」必是具有這反思的特質，其認知詮釋是一種「明覺知性」，其美善流露是一種「仁愛善性」，這是本體詮釋學的精華之處，宇宙之「本」，宇宙之本來根源，是知性和善性結合的終極真理，這知和善結合之本根，是「天人合一」之所以可能成立的基礎。

從本體詮釋學的天人合一哲學，建立開放性本體思想，落在現實具體世界中，可發展本體實踐學，從本體的明覺仁愛，打開新時代的知行一體思想，以明覺仁愛建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新面向，本體的明覺性重視開拓新知識的領域，探索科學與科技的最新知識和領域，本體的仁愛性開拓對社會民生及體制的改善，關愛弱勢群體，幫助解決貧困階層的生活、如居住、教育、醫療等問題。從本體的共同價值建立不同階層和不同族裔的共同體意識，從命運共同體推動不同民族文化的和諧共存，創新共進。

中華神學論本與體

天人合一哲學的基本真理，是宇宙的本體具有反思性，這反思性顯出宇宙之本根具有明覺知性和仁愛善性，這宇宙本性與人心性是同為一體的。若從神學思考：

1. 明覺知性和仁愛善性正是三位一體上帝的基本性情，上帝是宇宙萬物的的根源。
2. 三一圓融是基本的內在義理。上帝創造的天、地、人，是本根的體現而成天地萬物之本體，世界是一個整全的本體系統。
3. 人性具有與上帝感通的靈性，是人的上帝形象和樣式，人和世界整體互動而形成動態的全體，這全體是天地人的本體。
4. 從天地人本體回溯，是以三一上帝的創造為其本根。
5. 三一上帝向人的開顯和啟示，形成信仰和救贖的宗教體驗。

明白這本體詮釋學的「本」和「體」，即可在理論上會通中國思想和基督教神學。本根的反思性研究，開始涉及哲學的神學(philosophical theology)，進而可和啟示的神學作深入對話。中華神學的思考，是如何從聖經和神學，來理解及融合中國的天人合一本體論。這核心研究是神學和中國哲學的交界、對話與融通。交界點是感通的上帝和反思的本體。

神學是用理性反省上帝的啟示，從宗教信仰看，聖經是一啟示的文本，是上帝和人類感通而記載的記錄。神學是要用理性研究啟示中上帝的特性，及啟示所描述的宇宙人生本質，並與不同文化和時空哲學和科學所論述的宇宙人生圖

¹⁴ 成中英、楊慶中，《從中西會通到本體詮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251。

景，有所對話融通。

從中華神學反省，天人合一作為哲學的思想和境界，是人盡了所有可知和可體驗的資源，去掌握宇宙人生整體的真相和價值，發現和體會到心性和萬物的本體具有反思性，其本根是一明覺仁愛的美善真理，這真理與人同體，人性是明覺仁愛的良知仁心。中華神學如何從聖經理解和融合這天人合一的境界呢？又如何通過中國本體哲學去消化基督信仰呢？

中華神學反省天人合一思想，從哲學的神學可有以下幾點的推論：

1. 天人合一哲學是以人心性和天地萬物同屬一個本體，宇宙真理具有心性的反思性，這反思本體可通過人來展現認知詮釋及美善流露的活動。
2. 本體更深一層的存在意識及最深的本來根源，是為宇宙人生之「本」，若從人的認知詮釋活動，追溯其本是明覺知性，若從人的美善流露活動，追溯其本是仁愛善性。明覺知性和仁愛善性，是本根真理的本性，也是人心性之本體。
3. 宇宙人生整體之本根，是明覺仁愛的終極真理，由之而創生天、地、人的多元世界。其中人的心性就是明覺仁愛。
4. 在人心性，明覺仁愛本性必須能與他者感應溝通，才能作出認知詮釋及美善流露的活動，與天地一切事物產生感通共融，成為一體。
5. 感通是明覺仁愛本性在具體世界的實現，這感通是人的「性情」表現，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¹⁵趙岐注：「若，順也。」荀子說：「情者，性之質也。」¹⁶情是本性之實質，順性之善去回應具體世界的關係，就是善。性是本性，情是感通。
6. 人心性的明覺仁愛性必須在感通中才能實現，故必具性情。
7. 思考作為宇宙本根真理在其自己，是純粹完美的明覺仁愛之存在，也是具感通性情之存在。
8. 本根真理的明覺仁愛性，及感通的純粹性情，是人明覺仁愛性及感通性情的根源。
9. 本根真理若具性情，則邏輯上可能主動與人類溝通。
10. 若事實上這溝通發生，就是啟示。

由以上哲學的神學推論，中國天人合一哲學，宇宙萬物和人心性同體，分析本體具反思的心性特質，這本性是明覺仁愛，在性情感通中實現。追溯本體之「本」，終極的本根真理，是純粹的明覺仁愛和感通性情，邏輯上可能主動與人溝通，而產生啟示，理論上終極真理向人啟示是可能的。在此理論場域下，可按天人合一的思路發展中華神學。

明覺仁愛心產生「靈愛覺知」

¹⁵ 《孟子·告子》。

¹⁶ 《荀子·正名》。

按中國天人合一的思路，人具明覺仁愛心性，與終極本根真理同體，在啟示文本《聖經新約》中，有同樣的描述，保羅在腓立比坐牢時深深反思人的心性，提到人在基督裡，愛心與知識的合一，他說：「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做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神。」¹⁷這裡有三個概念，「愛心」、「知識」和「見識」，三者是互動合一的。

「愛心」一字希臘文是 *agapē*，指無條件的、犧牲的慈悲仁愛¹⁸，希伯來文是 *ahabh*，指關聯、獻身、信實、渴望、常恆持守的慈悲仁愛¹⁹，具生命心靈之間的感通共融之意。在新舊約中的用法很廣，綜合可有 5 個層次的用法，包括：

1. 上帝和人的感通共融：上帝對人的恩情之愛（詩篇 145:8-9、耶利米書 31:3、何西阿書 11:1、約翰福音 3:16、羅馬書 5:8），這是描述作為本根真理的上帝，通過主動啟示，與人類有愛的感通共融關係，並展示這愛是無條件的。
2. 人回應上帝的感通共融：人對上帝的親情孝敬及獻身之愛（申命記 6:5、10:12、13:3、馬太福音 22:37、馬可福音 12:30、路加福音 10:27、羅馬書 12:1），這展示人心性產生同樣的愛，也是無條件的。
3. 人對親人的愛：人對夫婦及家庭關係的愛（創世記 2:22-24、詩篇 127:3-4、128:3、以弗所書 5:21-29、33、6:1-4），這是落入生活中具體的親情之愛。
4. 人與人建立的感通共融：人對他人（馬太福音 22:39、約翰福音 15:12）甚至敵人（路加福音 6:27-36）的憐憫關愛，這是社會關係的愛。
5. 上帝及人對天地眾生的感通共融：上帝對全人類及一切眾生的感通之愛（詩篇 145:9）、及上帝看萬物甚好、交給人管理保育的責任（創世記 1:24-28、創世記 2:15），這是對宇宙萬物及眾生的大愛。

從中華神學看，這慈悲仁愛的感通共融，是人本體心性上，與上帝相感通的「靈性」，其本性根源是因上帝創造人時，吹給人「生氣」²⁰，希伯來原文是 *neshamah*（靈氣）和 *hayyim*（生命），指生命的靈氣，是上帝創造時賦與人的「靈性」，成為人與上帝相關的氣息，這使人有生命，人生命的氣息（*nephesh*），是人一般的心靈的思想、意志、直覺和感受，稱之為「心魂」。這「靈性」和「心魂」合為人的心性本體，其本質就是慈悲仁愛，可與上帝、他人及天地眾生感通共融。故人心性的本質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樣式，本體上與上帝通而為一，是為人的「原善」狀態。當人和上帝隔絕（詩篇 31:22、以賽亞書 59:3、以弗所書 4:18、歌羅西書 1:21），人陷溺其心而落入罪的處境，這心性本質就不顯，是為人的「原罪」狀態。當人以信心進入基督裡，靈性與上帝感通共融，靈性與心魂得救重生，回復「原善」的本質。

¹⁷ 《聖經·腓立比書》1:9-11。

¹⁸ Love-Agape (Greek Word Study), <https://www.preceptaustin.org/love-agape>

¹⁹ Biblical Vocabulary: אהבה (Love), Bible Word, <https://www.biblword.net/biblical-vocabulary-%D7%90%D7%94%D7%91%D7%94-love/>

²⁰ 《聖經·創世記》，2:6-8。

保羅指出，人這慈悲仁愛之心，是隨着「知識和各樣見識」而不斷增多，這「慈悲仁愛」和「知識」與「見識」，均是人心性的性質，以心性為共同本體，人心性運作時，產生「愛心」和「知識」，由「見識」增多即帶動愛心增多。

「知識」一字希臘文是 *epignōseis*，*epi* 指「增強」*gnōseis* 指通過關係形成的第一手認知，在新約常指對上帝的知識（如以弗所書 1:17、歌羅西書 1:10、彼得前書 1:2、彼得後書 2:20）。人的靈性與上帝感通共融，即產生和上帝關係的第一手認知，成為對上帝的「知識」，且知識一字的字根，是指不斷增強的對上帝之認知。人靈性與上帝感通共融是一增強的過程，心性本體流露慈悲仁愛，從感通而覺察認知上帝，愛心與知識是同為一體的，是「善良的認知」，用中國哲學名詞，與王陽明所論的良知意義一致，為一明覺感應的心性本體。用成中英本體詮釋學看，是人的反思本體，展現認知詮釋及仁愛的，明覺知性和仁愛善性本就是一體。

從中華神學看，因上帝賦與人靈氣(*neshamah*) 及生命氣息(*nephesh*)，人心性本體具有靈性與心魂，對一切存在有仁愛和覺知，可以稱為人的「靈愛覺知」，是人靈性與上帝和一切存在萬物有感通共融與覺察認知，是在「關係」中對一切存在事物有認知，思考恰當地感通和回應之道，以靈性愛心對上帝和萬物關係有所覺知和詮釋，產生道德實踐上的「應然理解」，不同於理性及科學對物質及生物世界加以控制利用的「實然知識」。

保羅又提到「見識」一概念，原文是 *aisthesis*，指在現實生活的感知上能分辨清楚，能「分別是非」，「分別」一字在希臘文是動詞 *dokimazo*，指「試驗」，是知識上的審查，經查證而贊同，「分別是非」即辨別清楚對錯，而喜愛美好的事，作出正確的道德判斷，為善去惡。這見識是在生活中，應用「靈愛覺知」，去作道德抉擇。

由這知識和見識可使人得以「誠實無過」，希臘文是 *eilikrineis*，意為純潔、真實、沒有混雜、透明而無雜質。所謂「靠著耶穌基督」，是指與基督合一，生活即可結滿仁義的果子。所謂「仁義的果子」，大概是同於保羅所講「聖靈所結的果子」，他說：「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²¹這是完滿的道德生活，是人與聖靈合一所產生的品格。

「靈愛覺知」是知識和愛心同體，同於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以良知的明覺仁愛性回應生活，在實踐過程中，愛心在知識和見識上增加，相近於格物致知的

²¹ 《聖經·加拉太書》5:22-23。

過程，通過見識而在生活上領悟是非對錯，可抉擇去過純潔透明的道德生活。人心性產生明覺仁愛，是上帝本體的明覺仁愛性的彰顯，人憑信心即可在本體上與太初之道基督關聯合一，從而產生仁愛正義的「聖靈果子」。

智慧來自與上帝的親密關係

此外，新舊約中所言的知識，也和「智慧」相關，所謂「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²²智慧的希伯來文是 *chokhma*，希伯來文專家哈伊姆·本托拉 (Chaim Bentorah) 指出：「所羅門在箴言 8:1 中使用了 *chakemah* 這個詞，原文用陰性表達。許多拉比認為，因為這是一種來自親密關係的智慧，知道一個人的心就像妻子與丈夫的心一樣親密，在這種親密關係中，她知道並理解他的心，就像他了解她的心一樣。.....這就是所羅門所求的智慧，是神所隱藏的知識。然而，他要求的不僅僅是上帝隱藏的知識，他想通過與上帝的親密關係來獲得這些知識。」²³智慧是指通過和上帝親密的關係，而明白上帝的心意及其在人間事工計劃。

新約中論到智慧，雅各說：「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²⁴智慧的希臘文是 *sophia*，指廣博而高度的智力，所謂「上頭」，希臘文 *anōthen*，字根是 *anó*，指上面的，滿溢的，常引申為天堂的，如耶穌說：「『你們是從下頭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你們是屬這世界的，我不是屬這世界的。』」²⁵這裡「上頭」是指「超越」這世界的，來自最高的「神聖世界」，又保羅說：「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邊。」²⁶指上帝的神聖世界，是來自上帝與基督的最高神聖智慧，由這智慧所結的果子，就是保羅在腓立比書 1:11 所講的「仁義的果子」，由愛心、知識、見識所生。

從超越而神聖智慧來的，和知識是相關的，但不是同義詞。智慧指與上帝的親密關係，可由神聖的根源辨別或判斷什麼是真實的、正確的或持久的能力。知識是指通過經驗、推理或認識獲得的第一手認知資訊。人可以知識淵博而無智慧，如知識可以知道如何使用武器；智慧是知道什麼時候該使用它，什麼時候該把它藏起來。智慧和知識結合，可產生最高的道德生活，結滿聖靈所生的仁義果子。

²² 《聖經·箴言》2:6。

²³ Chaim Bentorah, Hebrew Word Study – Wisdom – Shakal שכל . 參考 Hebrew Word Study: Beyond the Lexicon, (Trafford Publishing; Illustrated, 2014), 本文引自 <https://www.chaimbentorah.com/2021/11/hebrew-word-study-wisdom-shakal-%D7%A9%D7%9B%D7%9C/>

²⁴ 《聖經·雅各書》3:17。

²⁵ 《聖經·約翰福音》8:23。

²⁶ 《聖經·歌羅西書》3:1。

總結以上有關愛心和知識的分析，人與上帝的感通共融關係中，超越而神聖的仁愛美善滿溢，人心性之本顯示為智慧、知識和愛心同為一體。其心性本質是無條件的「愛心」，同時因和上帝的親密關係，產生「智慧」，明白上帝隱密的心意，對上帝有第一手認知，成為對上帝的「知識」，遂能在生活上有「見識」，分別是非，過道德的生活，結聖靈仁義的果子。這就是人的「靈愛覺知」。

在信仰中人的生命，回歸靈性與心魂的原本狀態，愛心與知識合一，是明覺仁愛性的心體，其愛心與知識根於上帝。「因為愛是從上帝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並且認識上帝。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²⁷同時「聖靈把智慧的信息賜給一個人，同一位聖靈把知識的信息賜給另一個人。」²⁸

人的神聖化及神人相融互攝

我曾描述啟示文本的上帝，指出上帝神聖本體具有性情，意即具反思性和仁愛性的本體，這與中國哲學的本體思想是一致的，中華神學強調上帝特質在其有性情位格，稱之為「性情本體」，這性情真理的本體，以明覺仁愛為本性，明覺之知與仁愛感通，必須在關係中實現。而人在萬物中的特別之處，也同是一「性情本體」，人良知的明覺感應，展示在孝悌、夫妻、朋友等親情、愛情、友情的關係中，故明覺仁愛不能只是一個孤立一元的無限實體，永恆地獨存，卻必然在永恆無限中展示為一種關係感通性。

在啟示文本中，上帝作為獨一真神，同時展示為關係感通的真神。故上帝必在永恆中以父子靈的親情關係存在，永在相知仁愛的關係中，是一「親情本體」。這在神學傳統是「三位一體」，上帝本體自身是「共一性情」，是一體的，父、子、靈三性情是「各一性情」，是三位的。三位「各有性情」，其共同本體是「共一性情」。獨一的上帝是「性情本體」，父在永恆中生子出靈，父、子、靈三位即同時各具性情，是「性情位格」。三位格各具不同性情，三性情位格在一體中互相感通共融，構成「感通關係本體論」。在永恆中三性情位格相即相攝相入，同體而又不離不雜，一即三，三即一，三一圓融。

上帝創造的天、地、人，是在感通關係中生息互動，理想狀態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宇宙是由三一圓融的上帝創造，故萬物是在感通關係本體中，展示為多元而又一體，天地人在真理上因同體而可感通互動。「乾道」是指宇宙整體生息中展現的創造性，一切生命在創新的變化過程，這變中有其

²⁷ 《聖經·約翰壹書》 4:7-8。

²⁸ 《聖經·哥林多前書》 12:8。

「道」，就是「保合太和」，即正確地保持終極和諧之路，如此萬物的本性和特質（性命）可得到正確發展。

在宇宙大化中，人作為「性情本體」，具有明覺仁愛的心性，是上帝的形象和樣式，這是人的潛能，可與上帝及天地感通，但若人與上帝隔絕，陷溺其心於現世情慾中，就不能實現其價值。不過使徒彼得指出人終極完成之道，在「與上帝的性情有分」，即與上帝神聖的本性相融互攝。他說：「上帝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上帝的性情有分。」²⁹上帝本性具「神能」、「榮耀」、「美德」，通過救贖與呼召賜給信徒一切生命和虔敬的事。「神能」希臘文是 *theias dynamēōs*，英譯 *divine power*（神聖的能力），或 *miraculous godly force*（上帝奇蹟般的力量），即上帝的神聖能力、榮耀及美德等本性，可以成為人的本性。

所謂「與上帝的性情有分」，「性情」的希臘文是 *theias phusis*，*theias* 的字根是 *theós*，指上帝、神、至上神，今指神聖的，是形容詞，英文譯 *divine*，是上帝本性及特質的彰顯。至於 *phusis* 一詞，字根是 *phuó*，指產生，引致、引申為內在本性，組成人或物的根本結構，且具有獨特性之意。故中譯「上帝的性情」，指神聖的內在本性。今中文性情一詞，在聖經翻譯上也可指上帝神聖的內在本性。「有分」的希臘文字根是 *koinonós*，指互相感通、互相投身，內外均美善的關係(*Kalos kagathos*)，人在此深入參與、契入、分享上帝的美善，人有限的本體溶化到無限的本根中，融合為一。這是上帝和人建立的深情相交，達到感通共融，是神人的「相融互攝」(*perichoresis*)。

「相融互攝」理念來自希臘文 *peri*（指圍繞、環繞）及 *chorein*（指空間、包容、前進、讓出空間）。T.F. Torrence 定義為 *coinherence* 及 *coindwelling*³⁰，我譯為「互為共生」與「互為內在」。早期哲學家 Anaxagoras 用過，是描述 *Nous*（終極理性、終極精神）和 *cosmos*（宇宙秩序）之常恆而有動力的溝通³¹。終極精神是最高的本體真理，其可以與宇宙秩序溝通，這是指真理層次的不同範圍關聯互通。

²⁹ 《聖經·彼得後書》1:4。

³⁰ T.F. Torrence,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One Being Three Persons*, (Edinburgh: T&T Clark, 1966), p.102.

³¹ C. A. Disandro, "Historia semantica de perichoresis", *Studia Patristica* 15(1984), no. 1, pp. 442-447. 引述自 Danut Manastireanu, *Perichoresis And The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Stvdistvdia*, *ARCHÆVS XI-XII* (2007-2008, p. 61-93), p. 62, Romanian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member EASR & IAHR www.rahr.ro, & Romanian Academy, Bucharest,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www.ihr-acad.ro

12 世紀時 Burgundio of Pisa 翻譯為拉丁語 *circumincessio*，來自 *circum-incedere*，意指「環繞而行」(to move around) 或「進入而貫穿」(moving in and through the other)³²，這觀念在中世紀有表達為「神聖起舞」(divine dance)，原因是希臘文 *chorein* 一詞，原意是空間、包容，與 *choreuo* 一詞相近，意指跳舞，如此 *perichoreuo* 一詞指環繞而起舞。由此看三位一體的特性，三性情位格是互融互攝互動，互為內在，又互相貫穿，構成一宇宙終極美善的圖畫：三位一體的上帝在永恆神聖的愛中起舞。

「相融互攝」是上帝三一圓融的特性，也是人分享上帝性情，與上帝感通所達致的共融境界，人的本體溶入上帝無限的大愛中，與三一上帝共舞於宇宙人生。這境界是人回復上帝的「形象」(希伯來文 *tselem*)，是上帝的反映，按上帝之行動而行，代表上帝的行動在地上。人同時回復上帝的「樣式」(希伯來文 *demuth*)，類似上帝，可活出上帝的形態(pattern) 和風貌(figure)，人內在有上帝相似的完美特性，是人「靈性的完美潛能」，在世上要表現得類似完美的上帝。人在人生中表現出似上帝的風貌。這就達至人的神聖化(theosis)，指「化為神」，準確點是「化為像神一般神聖」。

在尼西亞會議建立正統神學理論的亞他那修 (Athanasius 或譯 阿塔納修)，在其《論道成肉身》(De Incarnatione, 英譯 O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Word) 中說：「祂(太初之道)道成肉身為人，為了使我們可以成為神。祂藉由身體啟示自己，好叫我們能夠領受關於看不見之父的觀念，祂忍受從人來的羞辱，為了使我們得到永生。」³³說明道成肉身的真理，其圓滿成果是人分享到上帝的神聖存在性質，而使人達到像神一般的神聖。這是基督教信仰中，人可達的最高境界，上帝與人「相融互攝」，神人合一，人轉化成神聖。學者 Goran Medved 對這神聖化觀點特別作出澄清：「神聖化不是指人變成上帝，因這是不可能的，且從基督教傳統也知這是異端觀點。神聖化是意涵轉化，那是指我們更類似上帝的本質和性格。」³⁴即人因基督的道成肉身，在具體世界體會上帝的永恆，生命經轉化提升，而達分享上帝性情，人的本體與本根真理「相融互攝」，感通共融為一，是神人合一境界。

以上是從天人合一思路去了解神學上的神人「相融互攝」，下一步則要從中華神學去解釋「天人合一」的境界。

³² 引述自 Danut Manastireanu, "Perichoresis and the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Archaeus* XI-XII (2007-2008, p. 61-93), p.62, Romanian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member EASR & IAHR www.rahr.ro, & Romanian Academy, Bucharest,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www.ihr-acad.ro

³³ Athanasius of Alexandria, *O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Word*, Popular Patristics Series. 44. Translated by John Behr, (New York: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2011). sec. 54.3, p. 167.

³⁴ Goran Medved, *Theosis (Deification) as a Biblical and Historical Doctrine*, *KAIROS - Evangelical Journal of Theology* / Vol. XIII No. 1 (2019), pp. 7-38. <https://doi.org/10.32862/k.13.1.1>